

湘女赴鄂战疫实录2

驰援武汉,她在重症监护室的惊心10天

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 张秋盈



过去10天,钟晓平一直待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心——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。这里收治的,全部是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。

与武汉闹市区其他综合类三甲医院不同,这家传染病专科医院楼层间隔大,门窗紧闭,也是疫情爆发后武汉第一家定点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,它也因此成为大家重点关注的对象。

身处风暴中心,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血液净化中心护师钟晓平内心平静。1月26日,她作为湖南省首批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之一,和另外4名女护士一起来到了武汉金银潭医院。在这里,她忙得没时间害怕,也因为一个重症患者、一个快递小哥、一个扫地阿姨、一个年轻护士……这些素昧平生的人,让她内心无畏。



扫一扫,分享她的故事

“一天洗上百次手是基本的”

送到武汉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室的病人,都是躺在床上、连着机器,被推进来的。这些病人里,有年纪很大的老人,也有二孩妈妈,还有被感染的医生和本院医生的亲人。

在十几分钟内,4名医生和护士需要完成对病人生命体征的评估,并判断是否要上呼吸机等。按照医院原本的计划,一个护士看护3个病人,但实际上,因为人手不够,钟晓平看护的病人数量在逐渐增加。

2月4日这天,她看护了9个病人——这9个患者除了要输液、血液检测、插管外,还需要协助进食、帮助打开水、处理大小便。从中午1点到晚上6点,钟晓平几乎没有一刻休息。

“往往是正在给一个患者喂饭,那边铃声响了要换药,赶紧跟患者解释一下就去洗手,洗完手换药,再洗手,再喂饭。”为了避免交叉感染,每对一个病人完成操作,钟晓平就需要洗一次手,“一天洗上百次手是基本的”。她的手早已被手套捂出了痱子,有的同事则因乳胶过敏,手上长了一片红疹子。

医护人员形容进隔离区叫“进仓”,内外有一快透明的防护玻璃,和一个送餐、送药的单项传递带。进仓之前,护士会领到一个对讲机,医生通过对讲机完成医嘱。病房里器材齐全,钟晓平检测完每一个人的血液以后,再把检测结果用手机拍下来,发给医生,或者贴在窗户上给医生看。

在仓内,任何一项护理操作都比日常要难,花的时间也会翻倍。“比如输液找血管,很多时候都是靠手感,但是你带着手套去摸的话,那就对技术要求非常高了。”钟晓平说。

“你们来了,我就放心了”

在钟晓平的工作中,有一项操作感染风险极大——采集病人咽拭子标本,这也是在粪便检测发现之前,确诊新冠肺炎的唯一方式。

采集咽拭子标本,钟晓平需要将棉签伸到患者喉部蘸取黏液。这样一个打开口腔的动作,患者鼻腔将直接面对护士,会产生大量哈气。由于喉咙有异物,患者很容易咳嗽,一咳嗽,大量的飞沫将喷在钟晓平的面罩上。如果防护稍微不到位,她被感染的风险就很高。

“采集的时候,会害怕吗?”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问钟晓平。钟晓平平静地回答:“做多了,就习惯了。”

即使工作压力非常大,但几天下来,周围医务人员的坚守给了她信心。

一个金银潭本院的男医生,爸爸和姐姐都被感染,甚至进了重症监护室,但他仍然在值夜班。一个进仓做卫生的阿姨,看上去五六十岁,身材瘦小,穿着宽大的防护服,步履蹒跚地收集病人用过的卫生纸、吃过的餐具等垃圾。而且,这个阿姨每天都在岗,从不迟到。

“现在很多人对医疗垃圾都唯恐避之不及,要是没有阿姨

这样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,治疗根本没法进行。”钟晓平说。

还有一个1998年出生的男护士也让钟晓平印象深刻,“抢着干活,自己忙完了还不够,还要给我们帮忙,从不抱怨”。

让钟晓平感动的是,2月4日,她为一名医生做咽拭子标本,这位医生来自武汉市第五医院,在工作中被感染。就在钟晓平即将把棉签伸进他口腔之前,这位医生对钟晓平说:“你放心,我一定会忍住不咳嗽的。”

一天,一个病人突然问钟晓平:“你哪里来的?”“湖南来的。”“哦!你们来了,我就放心了。”病床上的人声音不大,钟晓平却心头一热。后来,这句话贯穿了钟晓平整个“武汉时间”。

根据医院安排,所有医护人员都住在附近一家酒店。刚来的时候,武汉的公共交通几乎全部停摆,她们只能走着回酒店。后来有一天,钟晓平被拉进了一个武汉志愿者微信群。她听别人说,这个群的群主是一名快递小哥。只要医护人员在群里提需求,志愿者就会免费给医护人员送东西、接送上下班。

一次,钟晓平乘坐志愿者



▲在防护服上写下自己的名字,既方便大家辨认,也是为了加油鼓劲。

的爱心车下班。她和司机寒暄、表示感谢,司机对她说了一句很熟悉的话:“你们来了,我们就放心了。”

“他的意思可能是,你帮我们,我也帮你,湖北湖南一家人。”钟晓平是这样理解这句话的。

后来,她偶然刷朋友圈,发现这名司机正在寻找生日蛋糕。看了评论才知道,原来那天有两名医生过生日。“后来,真的有志愿者送了蛋糕过来。”钟晓平说。

“五个人一起来,就要五个人一起回去”

包括钟晓平在内的5名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女护士,都是自愿报名来的。出发前,几个女孩子都在放假,有的在在家穿着睡衣嗑瓜子,有的在逛街。突然收到护士长在群里发的消息,说国家卫健委需要5名有重症护理经验且能够做连续性血液净化的护士,不到半个小时,报名便满了。

钟晓平和其他4名同事一个多小时后就赶到了医院,再花半个小时收拾行李,大家立即出发。1月27日晚,她们到了武汉。

那天晚上,钟晓平很紧张。怕病毒,也怕自己干不好。当地的护士长连夜对她们进行了培训,之后她们便被分到了重症监护室。

“一开始不适应,防护服穿上就不能脱,一脱就被污染了,所以必须穿着它顶完一个班。”钟晓平说,一个班约5个多小时,期间不上厕所、不喝水,不透气的防护服脱下来的时候,里面的



▲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驰援武汉的五朵“姐妹花”。

衣服能拧出水。

来武汉之前,钟晓平的爸妈挺支持她的决定,但支持归支持,担心还是会担心。

一天之中,医护人员只有在回酒店的路上以及睡觉之前能看看微信,有时候太累了,直接就睡着了。“我爸只要我不接视频,他就给我发‘语音方阵’。”钟晓平笑着说,现在自己和家

里人的联系其实很简单,每天报个平安,告诉他们“我很健康”就够了。

为了防止交叉感染,一同奔赴武汉的5个女孩即便在房间里都是用微信交流。大家拉了群,发点好笑的段子,说点女孩之间的悄悄话。一天,一个女同事在群里说:“既然我们5个一起来了,就要一起平安回去。”